

中國
古典
文學

第八才子書 花箋記

佚名氏著

鍾藏蒼批注

第九才子書 擬鬼傳

樵云山人編次

第十才子書 駢春園

吳航野客編次

水簞散人批注

邓加荣 赵云龙 辑校



綫裝書局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是受着《花笈记》的触
动，而写成十四首著名诗篇《中德四季与
晨昏合咏》。

鲁迅先生说：「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
之殊类较伙。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录
当时传说而外，亦取旧作，如《钟馗捉鬼
传》之类。」

《驻春园》是十大才子书中当之无愧的压
轴力作。比之于「檀三沉芷」，足可「致
之于君」，喻之方「断金兰美」，足可
「致之于友」。

ISBN 978-7-30106-709-8



9 787801 067098 >

定价：428.00元（全八册）

第八才子书

花笺记

佚名氏 著

钟戴苍 批注

第九才子书

捉鬼传

樵云山人 编次

第十才子书

驻春园

吴航野客 编次

水簪散人 批注

邓加荣 赵云龙 辑校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八才子书:花笺记 / (清)佚名氏著; (清)钟戴苍批注, 第九才子书:捉鬼传 / (清)樵云山人编次, 第十才子书:驻春园 / (清)吴航野客编次; (清)水箬散人批注, 邓加荣, 赵云龙辑校,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9

(十大才子书)

ISBN 978-7-80106-709-8

I. ①第…②第…③第… II. ①佚…②钟…③樵…④吴…
⑤水…⑥赵… III. 章回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8338号

第八才子书:花笺记
第九才子书:捉鬼传
第十才子书:驻春园

作者: 佚名氏 樵云山人 吴航野客

批注: 钟戴苍 水箬散人

辑校: 邓加荣 赵云龙

责任编辑: 冀宁 孙嘉镇

责任校对: 赵鹰

装帧设计: 于黎卫宁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3

字数: 3200千字

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

书号: ISBN 978-7-80106-709-8

定价: 428.00元(全八册)

《编者的话》之六

——清中叶以来的才子书之推出与排序

邓加荣 赵云龙

(一)

自从1666年(康熙五年)毛氏父子推出评点批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1679年(康熙十八年)推出评点批注《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之后,在社会上便正式地形成了以金圣叹之第五、第六才子书为基础,以毛氏父子增补修定的《三国演义》《琵琶记》为准绳的十大才子书序列框架。此框架一经形成,才子佳人的纯言情小说,便前前后后及时地填补了余留下来的第二、第三、第四的黄金空当,甚至也可以说,有的是名正言顺地占据了他们本来就应当占据的位子,例如,《第三才子书玉娇梨》《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他们早在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就因所写的故事中是三个才子才女和四个才子才女,故而当时就被命名为“三才子书”与“四才子书”,这个称呼本来与十大才子书的序列无关,而当毛氏父子的《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于1679年推出,正式地形成了十大才子书的序列框架之后,书肆街坊便正式地将三才子书定名为“第三才子书”,将四才子书定名为“第四才子书”。

《第二才子书好逑传》产生的时间较晚,但至迟也要在康熙中叶,亦即17世纪后半叶,但因其立意新颖,别具机杼而后来居上,占据了“第二才子书”的位子。自此,也就是说,到了17世纪末叶,十大才子书的前七名,都已经名花有主,各就各位了。如仍有意争取进入排名榜中者,则只能用“某某才子书”为名了。例如,天花藏主人对



另外一部无名士所著，由他进行批点的《两交婚》，便命名为《续四才子书》；另一部书《五凤吟》，被命名为《续五才子书》（也有命名为《续六才子书》的）。

（二）

旷古奇才的大批评家金圣叹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在他所批注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读法》中，曾经预言地说：“通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别被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即度尽矣”，到那时，许多锦心绣肠的才子必能效仿他批注《西厢记》的方法，“必能自效异样手眼，另出别部奇书”，而这些奇书必能繁花似锦，交相辉映，有如天上的“十日并出”。

金圣叹是1661年（顺治十八年）去世的。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看到他所预言的“通计一二百年之后”的“十日并出”的局面；而现实中，果然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十大才子书便从第一发展到第十，全部排定了，有如天上的十日并出。

最先出来填补十大才子书后面第八、第九、第十黄金空当的，是岭南才子钟馥荃。他一个人（不能不让人竖起大拇指来称赞），便前前后后地评点批注了《第八才子书花笺记》《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第十才子书金瓶鸳鸯珊瑚扇》，使这三部书都广为盛行，大致奇光异彩，绵延留传三百余年，所放射出的光芒完全不减于前面的七部才子奇书。

钟馥荃（也有的书上刻名为钟璧荃的，也有刻名为钟映雪的，实则皆为一入），生年月日不详，大约生于康熙初年，即1662年左右，活跃于康熙的中叶，即17世纪末叶与18世纪初叶。他是一个不第的才子，虽然也刻意进取，苦读经书，但至死也未曾科中。而他生性灵慧，对于民间文学，而特别是弹词、曲本等说唱文学更是情有独钟，所以便把不得志的仕途抱负都转诸到这上面来。他的好友朱光曾在为他所作的序文中便简述了他的这番经历，说他“天资颖绝，识见超群，于谭艺之暇，凡遇子史百家，以及歌谣曲本，莫不留心讲贯，领异标新”。

他是最热衷于效法金圣叹批注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人。他称赞金圣叹是“千古一绝奇绝怪人”，说金圣叹将《水浒》《西厢》附之于

《庄子》《史记》后面，是为小说家、填词家、屈志才人大舒一口气，说他所批注的《水浒》与《西厢》是贯盈着绝大的智慧，是天纵之聪。他相信金圣叹所说的：“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改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而且他也看到，毛纶父子依照金圣叹手法批注的《琵琶记》与《三国志演义》，果然盛行于世，纷纷被排列到天下才子书的排行榜上，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从而也就为他鼓起更大的勇气，决心在这一领域内大展奇才，努力完成金圣叹所预言的“十日并出”的局面。

十大才子书的文学体例大体上是这样的：前五部都是小说，而自六、七之后则皆改变为剧本，即当时所谓的杂剧与院本，于是钟馗爷决定在这个坡度上进一步地推进，将八、九、十才子书皆发展为在岭南民间广泛流传的说唱文学弹词与唱本上来。

广东的弹词都是用地方语言写的，在潮州叫做“歌册”，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区，叫做“五句落板”，在省城广州则叫做“木鱼书”，也有叫“木鱼歌”的。这种说唱文学很受人民喜爱，因为使用的是地方语言，人们听起来感到亲切，而且词藻华丽，音节铿锵，刻画人物生动活泼，故事情节委婉曲折，生活气息浓郁，几百年来广泛流传，不仅是在国内，而且由于广州海通便利，对外交流频繁，因此也流传到南洋一带和粤语华人居住的地方。到解放前夕为止，这种弹词本子一再刻印的总数不下五百余种，册数超过几千万册。其中像潮州的《陈三五娘》《苏六娘》，广州的《刘全进瓜》《何文秀》等，都是百年传唱，久演不衰的剧目，直到解放后还改编成地方戏在全国巡回演出过。

在这数百种弹词唱本（当时的人多称之为歌本）中，最为出色的为《花笺记》《二荷花史》与《金锁鸳鸯珊瑚扇》等书，是广东唱本中的佼佼者，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广东最流行是木鱼书……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花笺记》被称为‘第八才子书’……《二荷花史》被称为‘第九才子书’。”

（三）

《花笺记》当是产生于明末之时。也有人说是明末清初，但后一推



论是不准确的。因为，最早的本子上有“胡兵”“番贼”“胡虏”“胡人”“胡儿”“番奴”等字样，而进入清盛时期在由芥子园、会文堂、文睿堂。考文堂所刻印的本子上，则将这些于清廷有所犯忌的字样皆空掉下来，足见它并非是清初时人所作。至于作者是谁？根据民间传说，一位是解元，一位是探花。解元公作的前半部，或则说是多半部；探花继作了结尾的第五部分。但解元是谁，探花是谁，则已完全无法考证了。

书中的内容大致是说，苏州吴江县秀才梁芬洲，去到邻县长洲毋舅家里祝寿，会见了同来为姑妈祝寿的才女杨瑶仙。两人花前月下偶然一面，就使得梁生惊魂动魄，钟情于肺腑。从舅母处得知她是城中杨都督之女，便借攀亲之名去到杨府，并设法在隔壁买得一所花园居住。一日，杨都督请梁生与其表弟在杨府后花园赏花饮酒时，见风波亭粉墙上贴有一花笺，笺上有一首《咏柳》的题诗，梁生知是小姐瑶仙所做，赞不绝口。杨都督让梁生也和一首，命丫鬟取来笔墨纸砚。梁生见是小姐题诗所用的花笺，便偷偷留两张于袖中。后来便以这两枝花笺为关目，牵动两位才人在月下幽会，海誓山盟，后经无数曲折离乱，关山险阻，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故事情节委婉曲折，起伏迭落，缠绵悱恻，如丝如缕。而且波折出于自然，离合皆由天命，不是一般才子佳人之书由一个小人暗中挑唆拨弄，像舞台小丑一般可笑可惜。故事的展开完全依靠感情这一条线，说到动情之处，不免勾动起许多自云多情之人的心。后世的言情小说，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藤萝春梦》，琼瑶的《心有千千结》《彩霞满天》等书，走的多是这一条路数。

广州木鱼书这种弹词唱本，与北方的同类作品不同，不是有说有唱，弹叙夹杂的。甚至比杂剧剧本更为严整，连一句道白都没有，从头到尾全是唱词。《花笺记》就是用这种诗歌的语言，来叙述少男少女的相慕相恋，奇巧结合，终身相投相许的悲欢离合故事的。因其词藻优美，语言绮丽，音节铿锵，在抒景抒情上皆有独到之工，有人甚至将它与《西厢记》相比，说“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后来钟戴苍在评注此书时亦说：“予以观之，二书真可称合璧。盖其文笔声调，皆一样绝世也。”《西厢记》中一句“怎禁得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成为千

古绝唱，人人争闻乐道，以至于顺治皇帝也无数次地称赞连声。而《花笈记》中的妙语隽文可与堪比者甚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此书百余年来在民间流传甚广，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那些闺中妇女，更是为书中细腻温存的感情抒发所打动，就犹如20世纪上半叶越剧以其优美唱腔与抒情相致的故事情节而征服了上海滩，特别是那些富家女子一样。

钟戴苍得此书而批注，亦是百十余年之后的事了。他与金圣叹一样，也是一个“世间读书种子”，他在幼年时便极爱此书，常常是日夕吟哦，抚卷长思，几至于废寝忘食。他在批注《主婢看月》一节时曾感慨系之地说：“予少时读《花笈记》酷爱此篇……至今十数年来，每读每叹，可见文真不朽者”，“即向普天下万万世才子佳人、愚夫愚妇言之，亦无不同声一哭”。在《步月相思》中亦有批文说：“在读此篇，姑复念之，辄取旧稿，读三五遍，恍觉襄怀如昨，不禁泪洒沾襟。”

由于他酷爱此书，钟情此书，所以他在幼年之时便想批注此书，“便有异日当批此书之想”，而他真正静下心来动笔批注，则是在人到中年，科场屡遭不遇之时了。他的好友朱光曾在《序》文中多处透露他的这种境遇说：“吾尝观钟子所为文章，类皆风流潇洒，且灵变无过，诚是许子游，汤宣威诸公秘钥。然犹数奇不遇，岂阳春白雪知音遂少耶？”“唐以诗取士，李、杜皆未登科，岂李、杜亦未工诗耶？嗚呼，钟子之言亦是悲矣！”

钟戴苍既有奇才而又与仕途无缘，他又不愿心湮没其文采风流，正如其前辈文人夷获散人、天花藏主人那样，“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于是便专心致力于批注才子佳人之书，批注一向为其所酷爱的《花笈记》，将自己的这一番心思对友诉诸褒励说：“吾生而穷愁，既僻于此，如醇醪美人，不犹愈于好博弈者乎！”

有的人对于他放弃制艺课业，说其聪明才智荒废于这种官野史之中，实为可惜。钟戴苍对这些热衷功名的世俗君子，自然不肯与之一辩。因为那些被贾宝玉骂之为“禄蠹”的人，除了制艺而外是“一切雅趣奇书”都不读的，他们连《水浒》《西厢》都不识，又焉知《花笈记》的好处。



也有人讥笑他批的书，不过是些歌本俚词，虽好也不过是些民间粗俗文学，是村童俗妇之人得读之书，文人不当过问于此“歌谣之末”的事。他在《自序》中批驳了这一鄙薄之见，反复阐述了此书的好处，说此书虽然用的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歌本文体，但写出来的却是“誉天下万万世之锦绣才子文章”。看其字字珠玑，句句神秀，便知其创作当时是何等的工良，何等的心苦，若不是“负不世之才情，苦于无处吐露”的锦心绣肠，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至于文体的通俗与民间化，这是古代大文学家诸如白居易、元微之等人皆所乐于从事的。正因为此书能像白居易之诗通俗易懂到“不啻老妪”的地步，所以才能“天下之远，万万世之久”，而犹得流传也。

(四)

在钟戴苍之前，亦有人批注过《花笺记》的，而且不只一个批本，应当是二三个甚至是四五个，但皆没有钟戴苍批本盛行，以至钟本一出，前此批注的各版本皆为钟本所淹没，而后数百年来，不止是国内之岭南岭北，乃至于世界各国各地，所译所藏的《花笺记》，皆是钟戴苍所批注的版本。

在钟戴苍之前所有的各种评本，只是评论其事，就事论事地说长道短，没有一句论及文章之法的。这种评本之所以易于湮没，因为它对于读者没有多大裨益，正如钟戴苍所说：“夫徒取其中之事迹而评之论之，则又何书不可以评论乎？”而对于被称之为“世间第一宝书”的《花笺记》，何以能得有此一称谓，它的宝贵之处究竟在哪里，则完全没有人说出来。他认为，有这样的批评本，还不如没有，有这样的评论，还不如勿评。“盖勿评勿论，则其美尚存；评之论之，则其美已尽矣。”

钟戴苍的批注与上述各种评本迥异，他完全效法金圣叹，也效法后来的毛纶父子，总是先从该书的文心、文法入手，在“留心讲贯，领异标新”之前，必先讲清文中的虚实、主宾、西直、起伏等各种匠心独运的创作手法，让读者读到此书时能够领会作者的工良心苦，解悟出文章巧妙的机括所在；而不是人云己云地说几声妙哉妙哉，奇耳奇耳的话，那些只知喊奇妙的人，“实亦何曾知其妙在何处？”

他用金圣叹、毛纶父子批注《水浒》《西厢》同样手法，在书的

开头先撰出一个《读法》来，毛纶在《琵琶记》中称这种《读法》为《总论》，他于此书之前也立一篇《读法》名之为《总论》，逐条逐项地述说明此书的好处、妙处，告诉读者当用何种心态、何种手眼来读此书，当与何书比较参照，并指出此书在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中所居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又用领单纲提、纵横捭阖的文字，将作者的灵心慧眼、识见超群的思想都集中地表现出来。而其中最精湛的话，莫过于“剧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以予观之，二者真可称合璧。盖其文笔声调，皆一样绝世。”

他的批注方式，也与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的形式相同，在每一回之前有总评，在文中有夹批。不过稍有不同的是，金的批评文字中，总评部分较轻，较详，夹批处文字较略；钟评则反之，夹评（他称之为“腹评”）处比较详细，有时多达数百字，乃至上千字，而于总评处则比较简略，“每篇总评，不过言其梗概耳”。这已足见他对于语句文法的偏重，对于故事情节和大的结构，则不甚深究。因为这种绝言情小说，自然不同于长篇巨制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大的结构安排倒是不甚紧要的事。

钟戴苍不仅是个“读书种子”，读懂书中的文章三昧；而且也是个“情种”，在批文中多次透露他钟情风月，富意潇洒风流之情：“年来持戒虽坚，而情根难断”。他以情根难断之心来批注《花笺记》，对于那些风月之情，缱绻缠绵之境，自然批得最为精透，且渗透着内心里的许多感受，因之也更能打动人心，帮助读者更深一步地领会作者的酸辛。只要看看他在《闺阁达情》中的几句批语，就可见一斑，例如在“好知近日相思苦，一竟容颜减半边”处批道：“欲写梁生相思之苦，虽千言不能尽也。轻轻只借灯前五镜一映，遂已写尽可怜，妙笔妙舌！”“极口打动瑶仙。瑶仙多情人，能不用言心动哉？”下句写瑶仙伤心无语时，他批道：“看他笔笔精细，笔笔画出瑶仙。情种真是情种，小姐亦真是小姐！”在“何愁好月不团圆”一句下面批曰：“相怜相爱教语，可谓无限深情，而又殊未着迹，真好笔墨。忆余幼时读《花笺记》，最爱此段。”

钟戴苍又极能工诗，他在批文中常常引用自家的诗作陪衬曲文，使得原文更加生色。如在《拜母登程》一节，与“桃花片片随流水，柔荑游人欲断肠”一句的前后，便拈出自作的落花诗六七首，首首



意味隽永，耐人深思，咏《落花》有“何事纷飞失却春，香消粉褪最愁人。伶他昨日颜如玉，零落今同地上尘。”咏《过时花》有：“群然妆点自春工，独尔于今始放红。自是风流花命薄，不将颜色嫁东风。”有这些慧心灵性一气相通的诗用来相衬，能不使情趣更加盎然？

钟戴苍不仅以精辟的语言评点批注了《花笺记》，而且又以“第八才子书”命名将它推诸于世。此书完全是效法毛纶父子。他既视《花笺记》可与《西厢》合璧，文笔声调皆一样绝世，依序就应当将《花笺记》排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后，称之为第七才子书。可惜的是，这时已有毛纶所评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问世，已经得到普天下文人的认可，他不想与之争美，因而自甘退而居其次，依序排在毛纶所评的《琵琶记》之后，自称为《第八才子书花笺记》。而他对于毛纶，也一向是很崇敬的，认为毛纶是继圣叹先生而起的又一大才子，说“后此果有毛声山先生继而起之。《琵琶》一书，亦复脍炙人口”。他对毛纶批注《琵琶记》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主张，都是非常赞同的。毛纶认为有心人著书，必不喜写神仙幽怪，他说：“予亦不喜人写神仙幽怪”。毛纶极赞《琵琶记》中的义夫节妇行为，他也认为：“才子佳人，义夫节妇，其人已足爱慕；文字若更有可取，自无遗憾。若写狂且淫妇，则文字虽极佳，终令人有一二分厌恶念头，不欲卒读。”

至于《琵琶记》与《花笺记》二书比较，孰为更优秀些，更精辟些，钟戴苍没予评论，或则说未敢评论，只是毛、钟二人都各自将其书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相联相挂，相匹相比而已；也就是说，二人都认为各自的书可与《西厢》媲美，而二书自身，则各有千秋，难比高下了。钟戴苍所以自甘居后，只是因为毛批《琵琶记》早出，自以晚出而居后了。

钟戴苍批注的《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一经推出，立即在文坛上，特别是岭南一带的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使得这部原来只在民间流传，甚至被视为村童俗妇的读物，一下子跃登到大雅之堂，成为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文学作品，成为与《水浒》《西厢》并列的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该书是一再翻刻复印，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已经查到的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而它作为一种弹词歌本，则被不断地传唱，由乡间到城市，并由弹词而改编成戏剧被搬上舞台，一直到20世纪50

年代，香港戏剧界还将它改编成粤剧，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由于广东海通之优势，很快便流传于世界各地，成为轰动西方文坛的又一部中国文学名著。各国纷纷译成本国文字发行，并被作为珍品收藏到世界各大知名的图书馆里。早在1824年，便被英国人汤姆斯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两年之后，俄国的《莫斯科电报》又将其译成俄文，1826年于圣彼得堡出版。1836年，又有德国人畢尔逊，将其译成德文出版。1866年，著名东方学家施力高，将它译成荷兰文在印尼出版。1868年，英人鲍夫林，又从荷兰文转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871年，丹麦著名学者史密特，又将其译成丹麦文在哥本哈根出版。1876年，法国人罗斯尼又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不仅是在欧洲，在东方各国也流传得很广。由于广东人居外的华侨甚多，因之凡有粤籍华人居住的地方，此书流传便极广泛。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施力高早在1866年于印尼出版发行之外，东南亚各国也皆有不同版本流传。其中在越南传得最厂，早在18世纪前半叶，便有阮辉似、阮善又、武特何等入相继润色加工，将其用越南当时通行的喃字改写成《花笺传》，不断翻刻出版。1875年杜夏川又经过一番修订，改为《花笺润正》出版。1936年，阮文素又改用现行的拉丁化的越南文字翻印。几百年来，不断地有各种版本的《花笺记》流行于越南广大读者之间。在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曾经撰文推荐过这部著作。

《花笺记》对于西方文坛的影响，也是异乎寻常的。德国大诗人哥德读了《花笺记》称赞不已，认为是“孔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极大努力”，是“中国数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体现，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清隽秀丽的诗歌语言，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这位伟大诗人在他敏感的琴弦上拨动起震颤心灵的回声，激情满怀地写下了意味隽永的诗篇《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德国的一位专门研究哥德的著名学者卫礼贤，在分析哥德写《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十四首诗的创作过程时说：

“总结地说一句，哥德在写这十几首诗时是受着《花笺记》的冲动，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到的冲动，放在脑筋里融化组合过。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他能够鲜活地理解这些冲动，深深地钻进它的幕后，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



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

德国也有一些学者，如彼得曼等人还不断地用索隐派的手法来考证哥德在做《舍咏》的那些诗时，有哪几句是受到《花笺记》的诗句的影响而写成的，例如，论及到咏晨时，有人就举出《花笺记·遇婢陈情》开篇的一段：“只见晓露蒙蒙迷树色，关关啼鸟噪晴天……果见娇花迷去路，池塘秋水映残莲。千条杨柳迎风舞，远望有个游人在柳边，倚在柳荫愁默默，有些情绪锁眉尖。”论及到咏昏时，有人就举出《复遇芸香》中的一段：“柳荫遮望人语见，归鸦成阵晚未天。转过隔园花树下，飒飒斜凭曲栏边。又见紫纤摇风啼鸟乱，罗衫闪闪在花前”，如此等等，勿庸枚举。

(五)

钟毓苍才气非凡，自推出《花笺记》大为轰动，使其与“圣叹《水浒》《西厢》并传于天下，并益于天下，并快于天下”之后，一鼓作气，又接连地评点批注出《二荷花史》《金锁鸳鸯珊瑚扇》与《雁翎媒》来，并接连地命名为“第九才子书”“第十才子书”“第十一才子书”，皆都畅销于天下后世百代。

关于《二荷花史》，他早在《花笺记》的《总论》中便已提及：“歌本中惟《二荷花史》一书，最得此书用笔妙诀，而又偏有本事，不肯一笔与之相肖。其中奇情趣致，色色翻空，则又叹其才大如海也。吾因又目为第九才子，嗣当出以呈教。”

此书内容大意是说，海南有一秀才，居于广东羊城，姓白名莲字青左。因看传奇《小青传》萌动情思，特别是书中的那两句“人间亦有痴于我，何独伤心是小青”，他便月夜焚香凭吊，仰慕小青之魂。夜间，蓦然梦见小青召入蕊珠宫中，赠他并蒂荷花一枝。清明时节，他到城北花溪湘妃庙去踏青，见有两个娇娃绰约出众，临风摇曳似仙，娇容秀色，酷似池中荷花并蒂而立。两下里顾盼留连，都已萌动情怀，深印心版。白莲寻踪打探，知道是城南察院巡按裴绿野之女裴丽荷，另一女子是寄寓地家的表妹何映荷。二人名与实际，果然是并蒂双开的两朵荷花。白莲探得二荷经常派人去珠宝店，他便男扮女装，乔作卖珠人混入小姐园，得与小姐见面，从此益发增加思念之情。而这时恰巧裴公为儿子寻找伴读之郎，因而选中了白莲。又兼白莲之父本与

裴公都是世交之友，见面后便执壶邀白莲住进儿子叔籍书房之内。叔籍书房接近小姐绣房，白莲便得有机会常于月夜弹琴吟诗，传递感念之情。二荷听得，苦心也为之牵动，私写和韵之诗，让丫环凌烟传递过去；只是囿于礼教的拘束，总不敢向前跨越一步，从未有密约幽会于花前月下。

白莲因思恋二荷而日夕煎熬，神魂颠倒，如醉如痴，自思性命难保，乃画并蒂荷花两朵，并题语说，愿为此花而死，死后用画殉葬。丫环凌烟来到书房见书生病得骨瘦容销，十分感动，便携画入见二荷，说明公子一片痴情，现已病重，饮食不尽。二荷慌张，追问可有药方治病。丫环心巧，编说惟有小姐解下香衿汗衫，煮汤熬水可治此症。二荷为了情人，只得含羞忍愧解下汗衫让丫环递过去。白莲见到香衿，如同久旱忽逢甘雨，大病日渐离身。

凌烟又与映荷小姐秘密商定，在七夕乞巧之夜，偷放公子进花园里来，使“鹊桥如有路，明夜渡牵牛”。七夕之夜，凌烟与映荷在乞拜之时，借说案上缺少供果，哄丽荷去园中摘果。丽荷摘果之时，为白莲拦住，牵衣求情。丽荷知道受骗，羞愧难当。凌烟走过来劝说，应当趁此良宵表白心事，切莫再错过机会：“两下对月明白讲，只怕此舟过去永无船。不如乘早将盟立，你等大家从此好心坚。”二荷半羞半诺，与公子双双拜月为盟，并私赠金钏与玉环作为信物，愿如钏之坚，如玉之洁，天长地久，生死相依。

当白莲归家求父亲来受家求聘之时，裴公奉旨召进京城，官拜大仆寺卿。白莲返回时已经是人去楼空，门庭冷落。白莲进京追赶，路过鄱阳湖时又遇盗拦劫，险些丧命。二荷在京闻得凶讯焦虑万分，丫环凌烟自告奋勇，女扮男装去鄱阳探听虚实，在扬州路遇白莲，知道已经脱险，二人急急返京。

白莲赶赴春闱，因试官眼俗倖悻下第。懊丧之际，忽遇知交李若云。李已在朝中做官，告诉他有番兵作乱，欲犯神京，建议白莲投笔从戎，报效边廷。此时裴公也因毒本，被说成是诽谤大臣之罪，流刑到关外。白莲挺身而出，沙场上屡建奇功。班师还朝后，皇帝赏封为定远侯。白莲托友李若云奏请皇上赦免裴绿野回京复职，并求其二女完婚。后来，白莲又收凌烟为妾，四美团圆。

此书作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已无从考据。但从其屡屡提到辽



兵寇边掠境，大约是明代末年之事，与《花笺记》同时，但略晚于前书。至于作者是谁，为此书作序的爱莲主人说，“作者是麦先生，麦，白二字语音相近，恰好相借。”这样看来，《二荷花史》亦是作者自述或者是寄托梦幻追求之类的文章。爱莲主人在《祭吊小青》一折中又有批语说：“闻作者十二三岁时作此祭文，而声格套《祭石曼卿》等文得来，真是夙慧。”看起来批者与作者，也是心心相通的。

为此书作序的爱莲主人，从口气上看便是批者钟戴苍本人。当时，作者、序者、批者同出于一人之手，也是常有之事。《醒世恒言》等书的作者冯梦龙，就曾以无碍居士、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氏之名作序与作批注。且看爱莲主人在序文中之所云：“怀子生平少孤，自学无所提命，零丁孤苦，举世无知，自恨不出里巷，早闻天下之事，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请想想，“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者，不是批书的钟戴苍，又是谁呢？序文中又说：“尝思古人有不得志于时者，每每托风花雪月之词，以自寄其意；男女思忆之事，以自述其情，此《二荷》之所由作也。”这又与批者失意考场，常落孙山之后的心情：“花魂不复，花影谁留？”乃知世事大抵如斯，感念不浅，用作此诗，聊以当哭云尔，你看，这是何等相似的意境与心情呀！

书的开头还附有命名为“也学痴人”的题诗二首：“瑶池榜下雨飞琼，为报开心一段诚。今把名花赠名士，猩猩惟解惜猩猩。”“温柔乡寄水云乡，逐理枝头玉作妆。大抵仙人本情种，好花偏属有情郎。”细查，这也是钟戴苍的手笔，看他在批注《花笺记》中不断地自称是“情种”，又说自己“情根难断”，便知“猩猩惟解惜猩猩”定然是说他自己。又与他在《花笺记》中所附的诗“花柳岁华因有色，云雨天地亦多情”，缠绵之情思，又何等的相似！

钟戴苍批注《二荷花史》也同批注《花笺记》一样，多用笔于腹批，少运墨于总评，而且比前书更慎于用墨，大多数只在关键处画龙点睛地批上几笔。他在《花笺记》中便说：“当以精笔妙墨点之，以精笔妙墨点之者，此书一何精妙也！”

此书也与《花笺记》一样，在钟戴苍批注之前，已有别的评本，因为书中经常提到“原评”，在钟戴苍的批语中不断举出所谓“俗本”中的原评的话与之对照。例如在《春游遇美》一节中，钟批曰：“俗本此处删去一篇绝妙文字。未曾上船，直写下船，一何可笑！岂知原

本层次，写来一笔不漏。”其余之处尚多，不再一一例举了。

值得着重提示一点的是，自《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之后，钟氏于所有各批之本上，皆署名为钟映雪，有时也署名为钟壁苍，而不见钟戴苍之名。按说，壁苍与映雪是相联的名与字，取义“凿壁偷光”与“囊萤映雪”之意。用相关联的字联在一起作为名与字，自古皆然，试看《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字仲谋，周瑜字公瑾，黄盖字公覆等便知。所以，壁苍与映雪为一人的名与字，自是无疑的了。至于戴苍为何又改成壁苍，则无任何考据资料。因之有人推断戴苍与壁苍（包含映雪在内）是两个人。可是，《花笺记》的《总论》中明明在说：“《二荷花史》……吾因又目为第九才子书，翻当出以呈教。”继《花笺记》之后不久呈教出来的《二荷花史》，自然是钟戴苍无疑了！而且观其批文的笔法，所附的诗歌，又与《花笺记》是同一笔墨，同一口吻，由此可以断定戴苍与壁苍实是一人，而非二人。

第十才子书《金锁鸳鸯珊瑚扇》，也是木鱼书歌本，又名《珊瑚扇》《金锁鸳鸯记》或《新金锁鸳鸯记》等等。

作者为谁，确已无法考证。产生的年代，大约在清朝初年，晚于《花笺记》与《二荷花史》，因为书的开端便说：“近来一桩稀奇事，并非新出在大明。”大明之事谓之“并非新出”，可见“新出”当为清初之事了。

书中大意是说，秀才何琼瑞偶遇窈窕淑女赵碧仙，倾心思慕，仔细打听知是江西堤按赵尊之女，父在任上，现只随母亲留居府中。秀才为了接近，便移居到赵府邻院。

一日，一只紫燕飞入碧仙闺阁，落到妆前细语啾啾。碧仙甚是喜爱，便挥笔题诗一首，曰：“罢绣闲看独倚楼，无端玉燕回相留。殷勤寄语飞来伴，好觅雕梁任并头。”不想，燕子突然啾起诗笺飞走，落到秀才何琼瑞案头。何生拾起诗笺不胜欣喜，看小姐诗似有意相属，更加向绣楼殷勤顾盼。小姐知道诗稿落到秀才手中，便命丫环不时过来索取，丫环也借机传达了秀才的倾慕思恋之情。久而久之，碧仙也坠入情网之中，朝思暮想，只于囿于闺中礼法，不愿出面与公子相会。一次在后花园中，公子不意与碧仙邂逅，碧仙慌忙躲避之时，将一把珊瑚扇坠入井中。公子赶过去急忙用物打捞，把扇子打捞上来。此扇原是朝廷赐赠之物，做工十分精巧，下面系有一个金锁鸳鸯的扇坠。